

位於廣州市海珠區的小洲村自元代開村，至今已有800多年歷史，村內保存完好的古建築群落和長達10公里的河涌，讓小洲村獲得「最美嶺南水鄉」、廣州「南肺」等美稱。2008年前後，優美的環境和低廉的租金，使得許多畫室陸續進駐村裡，南國藝術村的名聲也不脛而走。隨着名氣的提升，當地居民看到商機，不斷加蓋違建，古村變成了噪音環繞的大工地。記者走訪發現，小洲村如今已是垃圾滿地、河涌污臭，盲目擴建導致房屋供過於求，處處是廉價招租廣告，儼然與疏於治理的「城中村」無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趙鵬飛、帥誠、胡若璋 廣州報道



■曾經靜謐的小洲村。網上圖片



來源：Google地圖

昔日廣州「畫家村」 今淪髒亂「城中村」

河涌污臭違建氾濫 古樸文藝蕩然無存

穿過小洲村牌坊，便不得不繞路而行，牌坊邊靠河的景觀道，有村民正在改建原來的一座村屋。越往小洲村的中心深入，雜亂的建築愈發凸顯，腳下的石板路也因常年施工蒙上了一層泥沙。正在遊覽的方先生，邊走邊搖頭歎息，「第一次來小洲村是讀大學的時候，當時有一種回到家鄉的感覺，可是看看現在，那種親切的感覺蕩然無存。」

小橋流水 名家齊聚

多年前記者也曾在此遊覽，那時村中河涌蜿蜒交錯，幾座古樸簡拙的小橋枕溪而建。河涌兩畔，高低錯落、灰牆素瓦的傳統嶺南民居，在綠樹婆娑的映襯下，恬淡而安然。村中坐落着的祠堂高大規整，古老的宮廟更是樸素淡雅，尤其是百年前建造的「蠔殼屋」，可以令人觸摸到光陰荏苒、歲月滄桑。

正是因為如此，廣州本土的一大批藝術家在此賃屋而居，關山月、梁世雄、周彥生等知名畫家曾在此開設畫室。藝術家的青睞，藝術氛圍的熏染，讓小洲村聲名遠播，被奉為廣州的藝術聖地。到了2004年，廣州美院的本科部正式搬進了大學城後，毗鄰大學城的小洲村，又成了美院在校或畢業學生自主創業、開辦畫室的首選之地。有統計數據顯示，最高峰的時候，有超過1萬名藝考的學生，在小洲村學習繪畫。小橋流水的靜謐村落，加上濃郁的藝術氛圍，很快文藝味道十足的咖啡館、手作店、民宿民居在小洲村隨處可見。

環境堪憂 畫室遷出

名聲鵲起之後，小洲村民居的租金一路攀升。2010年左右，村民紛紛拆舊建新，在原來的村屋上起建高達6-7層的樓房。一時之間，整個小洲村成為日夜不息的大工地。

有位不願具名的藝術家受訪時表示，村民們在村裡大拆大建，長期噪音不絕，無論是藝術家還是來此學畫的藝考生，都無法正常繼續下去。再加上驟然大量湧入的外來人口和產生的建築垃圾，讓小洲村的自然生態無法承受，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藝術家和畫室大量撤出，小洲村變成雜亂無章的「城中村」。

一家繪畫培訓學校的譚老師表示，現在學生家長對住宿環境看得很重，而小洲村常年施工的情況使得不少家長為學生的安全與衛生問題感到擔憂，畫室生源不佳可想而知。

■方先生看到小洲村現狀感到惋惜。 記者帥誠攝

房租低廉 無人問津

近幾年，小洲村新擴建房屋井噴式發展，房屋過剩已經成為當地居民的基本共識。「小洲村沒有工廠，房子基本都是租給畫畫的人。現在畫室都走了，很多房子租不出去只能閒置。」村民簡姨的房子44平方米，現在1,300元租出去做了倉庫，在她看來，這樣的租金非常便宜，面臨這種僧多粥少的情況，「有人租已經算好了」。

陳乾作為首屆小洲村藝術節的策劃人之一，在小洲村住了近十年，但前幾年他也把家搬到了廣州市區。陳乾似乎早就看出了缺乏治理下的小洲村走向，他曾勸村民不要盲目擴建，「投進去幾十萬，到時候所有人一起建，租金肯定會下降，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回本。」可最後大多數人還是加蓋了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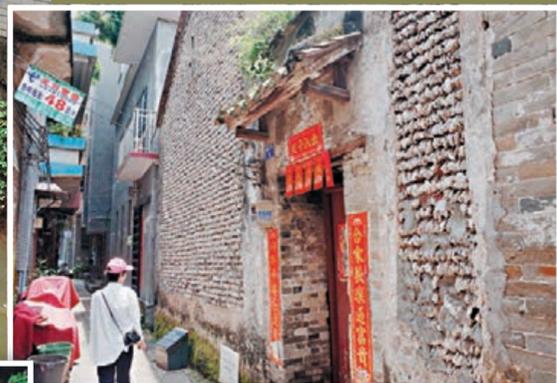
「村民可能不太會長遠考慮，而相關部門也沒有及時進行規劃，早幾年大量畫室湧進來時，有關部門應該把畫室統一集中管理，這樣對村民和小洲村生態文化都有好處。」一名小洲村畫室的教師表示。



■正在擴建的村屋阻擋了道路。 記者帥誠攝



■小洲村的河涌水質渾濁。 記者帥誠攝



■百年「蠔殼屋」被村屋環繞。 記者帥誠攝



■建築材料擋在路中間。 記者帥誠攝

咖啡館木雕店 鮮有遊客光顧

據了解，小洲村是由珠江幾千年來衝擊形成的，面積達6,013.8畝，境內河涌長達10公里，水網面積30公頃，圍繞村子的是瀛洲生態公園和約2萬畝的果林，可謂是典型的嶺南水鄉。但現今村子裡的河涌，水質看起來像一碗渾湯，不少遊客行至河邊時都匆匆掩鼻而過。

臨近河邊，記者發現一家名叫舍下的咖啡館，裝修一新的門店和門前渾濁的河水顯得有些不搭。店員阿齊告訴記者，這家店才剛剛開始營業一周，除了一樓的咖啡館，還有二、三樓的茶室，「老闆租下了整棟五層，月租一萬，一次性簽了十年」。阿齊表示，這棟樓租下來時只是普通的村屋，現在的裝修全部是老闆自己找人做的，「其實平時除了老闆帶來的熟客，很少有遊客進來。」

此外，在一條相對乾淨的巷子裡，一家擺滿崖柏工藝品的木雕店與古村原本的氛圍相投。這家店的老闆容伯告訴記者，自己在這裡開店已經好幾年，店裡的崖柏根雕都是自己退休後憑着興趣自學完成的。「當初來到這裡也是考慮到這邊的藝術氛圍濃，700元的租金也不貴，但這兩年村子裡到處在擴建，建築垃圾堵在巷子口，很少有遊客會經過我的店了。」容伯抱怨道。



■舍下咖啡館的工作人員。 記者帥誠攝

文物保護應未雨綢繆

廣州市人大常委會近日組織文物保護視察時，看到小洲村風光不再，紛紛表示心痛可惜。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陳劍生說，小洲村作為藝術村，名稱和位置都很好，如今卻變得和廣州城中村相差無幾，「如果我帶客人去，問他對小洲村感覺怎麼樣，客人肯定客套點說不錯。如果是領導帶客人去，把客人的恭維話當成真話就要命了。實際上人家內心怎麼想的呢？從我這個老百姓來說，心裡感覺很糟糕。」

利益驅使致衰落

在當天的座談會上，多位視察過小洲村的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和代表均表達了類似看法，「一點藝術氣息都沒有，太失望了」、「到處是違章建築、垃圾滿地」，對於小洲村為什麼會淪落成今天這種難以修復的樣子，代表們議論紛紛。廣州市文廣新局局長陸志強表示，小洲村衰落的主要原因在於利益驅使下的違章建築。文物沒有破壞，但風貌面目全非。

今年5月1日，《廣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正式實施，其中有對傳統村落的保護。對此，廣州市人大代表們呼籲，文物保護應該未雨綢繆，如黃埔古村、嶺南祠堂等雖然現在還算不上文物，也要考慮做前期保護。廣州市人大代表、市文化館館長王平說，一個烏鎮一個片區都活了，廣州不缺文化古蹟，像黃埔古村及嶺南祠堂也都各有特色，政府應有重點地予以保護。